



东京纪事

DONG JING JI SHI

李士非 著

DONG JING JI SHI

东京纪事

李士非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纪事/李士非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1.11

ISBN 7-5406-4588-1

I. 东… II. 李…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777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120 000 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5406-4588-1/I·69

定价: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电话 020-87616267)联系调换。

诗即生命

——记诗人李士非并序《东京纪事》

范若丁

1949年初，士非和我在开封中原大学同学，前后50年的交往，友情可谓深矣。士非比我大几岁，又在文学事业上对我有过帮助，我在文学道路上学步，士非的支持是起了作用的。1973年，友人程度把我的散文习作《春来早》拿给士非，据说士非阅后很激动，一直在室内踱步，一面来回走着，一面不断地说：“杨朔走了，汉生来了。”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士非不仅对我这个老朋友是这样，对许许多多年轻的和不年轻的作者也是这样。士非那副古道热肠，熏染了许多人、许多作者。70年代初，士非住在北京路一间光线晦暗的陋室里，那时他夫人还没有从佛山调来广州，许多作者都在那间房里住过，住下改稿、写稿，住几天的有，住几个月的也有。那时候我们曾戏说这间房是一个“长篇小说俱乐部”，也真有几位作家是从这间房子里走出来的。

士非是诗人，更是战士。士非不写风花雪月，不尚朦胧晦涩。士非不是多愁善感，写那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几多愁”的诗人。士非以战士的姿态投入诗歌创作，写他的真情实感，写他的热血沸腾，写他近年颇遭诟病的“大白话”。50年代末他为英雄向秀丽的事迹所感动，用了几个通宵写出了被传诵一时的长诗《向秀丽》。近些年他以抱病之躯，回应着新时期的号角，扑向火热的生活，写出了一组组讴歌时代与新人，以及揭露法西斯暴行和赞颂和平的诗篇。士非不是生活的旁观者，不是自外于时代的“雅士”，无论在北大荒、在蛇口、在珠海金海岸、在俄罗斯、在日本东京，甚至于在病床上，士非都不忘记一个战士的使命。近些年他身体很不好，诗歌创作却迎来了一个旺盛期，连续出版了《北大荒之恋》、《南中国之

恋》、《俄罗斯行吟》、《逍遥游》、《金海岸之歌》等诗集。诗集《东京纪事》也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士非以战士的情怀写诗，也以战士的情怀对待工作与作者。士非在编辑岗位上，辛勤耕耘数十年，无一日懈怠，即使在个人处于艰难困苦的逆境中。70年代末，有一次他遭受无妄之灾，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但就在他被困于办公室接受隔离审查之时，在晚上还禁不住拿起桌上的稿件细读。李克异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他看了一个通宵并建议有关编辑予以重视的。如今他离休已经多年，早已是位“员外郎”了，但他仍经常系念着一些作者的稿件。如果好的作品得不到出版，他比作者本人还要焦急。士非是个善恶分明的人，可能有时会失之偏激，但他从不模棱两可，明晦不清；喜怒形于色，爱憎吐于胸，有人说这是士非的“诗人气质”，我说这是士非的真情真性。士非做人与写诗凭的就是这种天籁般的真性情。

士非写诗直抒胸臆，有感而发，语言平白如话，或激越、或深沉，毫无晦涩与玄虚，简而谓之“大白话”。其实“大白话”不是病，“大白话”可以写出好诗，就像“朦胧”也可以写出好诗一样。我国古诗就有“直露”与“含蓄”的分野，两者都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优秀之作。士非的诗“白”而有味，有内涵。如《怕水的青蛙——佳木斯宾馆院中所见》一诗：“三只青蛙/望着池中的游鱼/齐声叫好/都想往水中跳//可是谁也不肯带头/你不跳/他不跳/我也不跳//结果/都变成石雕……”诗句的意思明明白白，但诗句后面的寓意却那么深远，激起的联想又是那么丰富。再如《中国镰刀——友谊农场观感》一诗：“美国康拜因/向中国镰刀挑战//中国镰刀/不因历史悠久而骄傲/不因原始落后而羞惭/该干就干/决不坐等明天//明天/镰刀进了博物馆/党旗上那把镰刀/和铁锤一道/更加庄严”。这首短诗，写了一个历史的进程，写了一个时代的跨越，写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与深沉的情感，这样一首精练的内涵丰富的诗难道不是好诗吗？士非写诗力求口语化，但这些口语化的诗句是经过锤炼的；士非诗中的意象丰富而新颖，只不过他不故意把意象颠来倒去，弄得模糊不清、零乱驳杂罢了。

士非用生命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很难想象要士非不写诗。1992年他因心肌梗塞入院抢救，病情稍有缓和，人还在危重病号监护室，诗句在他心中就喷涌起来。这时他正想用诗为一个可敬的老同志立传，此刻此情忽然一句诗跳了出来：“洁白的病床是思想起飞的跑道……”于是他的诗“起飞”了，翱翔遨游，长空驰骋，用13天写出了1300多行的长诗《逍遥游》，结果是在深夜心力衰竭，又一次紧急抢救才得以脱险。

前年10月，他呼吸道感染，我感到病情可能不那么简单，就和他的夫人何纤一起，把他送进医院。一检查原来是肺炎，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又一次心力衰竭，低压已达到180，高压测不出来了，人已昏迷过去，医生打电话报了病危，他夫人凌晨4时赶到病房，站在床头用双手按摩他双脚的涌泉穴，坚持两三个小时，他才悠悠醒了过来。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说：“这回差点过去，失去知觉六七个小时。”我问：“又写诗了吧？”他说：“没有，不过我作打油一首，念给你听听：‘二进鬼门关，阎王还不留。……’”

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与为诗“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看着他无奈地摇摇头，眼睛猛一下热了。

去年3月底，他和夫人到东京探望儿子，临行前我对他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不要写诗”，他表示“坚决不写”。但是“愤怒出诗人”，一个中国诗人到了东京，是不可能不愤怒，不可能不写诗的。他儿子的电影公司“龙影”就在靖国神社附近，4月初他们到靖国神社去看樱花，却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愤怒了，写下了短诗《前沿》：“黄河故道和巴山蜀水的女儿/出现在东京阵地的前沿/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面对军国主义分子播放侵华战歌的恶浪，他奋笔疾书，写出了短诗《怒火》：“他们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血战台儿庄？……/气死在这里他们才高兴呢/一定要留着这条老命/回去/为祖国歌唱。”听到日本反动电影《尊严》即将出笼的消息，他写下《东京上空的怒魂》，以一个被日寇杀害、吃掉的山东少女的名义，向日本法西斯分子发出控诉和警告，此诗用传真发至羊城晚报，赶在5月22日发表，对刚刚在日本公映的电影《尊严》予以迎头痛击。

5月31日夜晩，他和夫人、儿子、儿媳登上330米高的东京塔，在250米高处的观景台观看东京夜景。面对一片灯海，他马上想到“这一片繁华的背后/难道没有中国的血汗？”热血沸腾了，再也不能平静，那一个晚上，他通宵失眠，“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好闭上眼睛/任脑海风起云涌，浪花飞卷……”第二天开始，整天笔不停挥，写一天休息一天，三天工夫写出了500余行的长诗《登东京塔》。事已至此，“在日本不写诗”成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了。三个月后，心率高达每分钟100多次的士非，为我们带回了长短诗800余行，回到广州第三天就进了医院。出院后又写了两首长诗《东京之恋》和《樱花祭》，并整理了两万字的东京日记。于是就有了这本《东京纪事》。

士非是拿生命写作的，对他来说：诗即生命。

士非是我的朋友。士非是诗人，更是战士。几十年的风雨相交，我可以说对他相知甚深。士非做的是真人，写的是真诗，因此他在我与朋友们心中，赢得了尊敬。

目 录

—— 诗即生命	
—— 记诗人李士非并序《东京纪事》/范若丁	1
—— 诗歌	
—— 东京即景	3
—— 龙影	3
—— 横浜海边所见	4
—— “海之家”留别	5
—— 新宿红灯区	5
—— 东京上空的怒魂	6
—— 前沿	
—— 给在东京工作的儿子和儿媳	8
—— 短裤短裙	12

——	被烧毁的布娃娃	13
——	勇敢的一	14
——	绿荫	15
——	通学路	15
——	“砍头滨野”	16
——	就是这个抚顺	18
——	鼠类	19
——	怒火	20
——	登东京塔	22
——	本多胜一	44
——	东京之恋	54
——	樱花祭	
——	献给世纪老人马晋三先生	70

日记

95	东京日记	——
131	一本中国人不可不读的书	——
	附录一	——
134	马晋三诗二首	
	附录二	——
139	抗议书(附原文)	
	附录三	——
	日本右翼势力来势汹汹	
142	——影片《尊严》公然为东条英机翻案/何纤	
144	后记	——
	荡气回肠的交响诗(代跋)	——
146	——有感于李士非的访日诗文/杨光治	

诗

歌

东 京 即 景

大街

小巷

凡有泥土的地方

都有树木花坛

流经市区的河川

清澈如山泉

水面没有垃圾

只有飘落的花瓣

可惜呼啸而过的右翼宣传车

破坏了美感

1998.3.28

龙 影

中国留日青年李纭、张怡夫妇创办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正在筹划拍摄从日本角度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

两个中国青年

雕了一条龙

龙之影
在东京悄悄游动

说不定哪一天
它要叫靖国神社
大吃一惊

1998.4

横浜海边所见

十几个日本青年
又打雷
又闪电
又作旋风团团转
一会儿成了机器人
一会儿成了流浪汉……
好一派潇洒霹雳舞
游人纷纷围着看

舞罢一说请掏钱
大半观众都走散

《日本经济新闻》1998.4.25

“书报网”系日本最大新闻网站，从日本经济新闻集团分离出来，于1998年4月25日正式成立。

平青国中个两

张系一丁钢

“海之家”留别

儿子的房东仁科先生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对他的中国房客十分友好。五月初邀请我们一家四口到他在千叶县海边的别墅“海之家”小住，我们在那儿休息了几天，临别留赠数语。

大海把我们分开

大海又把我们连接起来

海的语言不必翻译

谁都能明白——

友好 友好

世世代代

这是海的意思

违抗者必葬于海

1998.5.5

新宿红灯区

红灯

曾经象征革命

也用来指挥交通

不料用在这种地方

却成了对人类的讽刺

两个多么美丽的字呵
在这儿忍受着酷刑

1998.5

东京上空的怒魂

1945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10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第2中队在山东省“秀岭作战”中进入两个山村，遇到“空室清野”，抢不到肉食。中队长伊藤少尉对榎本军曹说：“来一个活人吧！”于是走出院子，从抓到的当地村民中挑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带进来。少尉转到姑娘身后，曹长拔出短剑，猛地刺入姑娘前胸，姑娘甚至没能发出一声惨叫，立即倒地身亡。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声不响，立即把少女做成了“菜”。

——据本多胜一、长沼节夫著《天皇的军队》

我乘着一阵大风
来到日本东京的上空
我不是轰炸机
只是一个十七岁的怒魂
我就是那个被杀掉吃掉的中国姑娘
今年我应当七十却只有十七
只有我的乡亲知道我的姓名
榎本、伊藤你们不必害怕
我此来不是向你们索命
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国家
这片盛产杀人凶手的土地

是否已经觉醒

啊!我看到了什么?

看到的一切使我吃惊更使我愤怒

那位第一次把我的惨案公之于世的记者

日本的良心、新闻界的英雄

在自己的国家竟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暗杀阴谋威胁着他的生命

他被迫搬家、电话号码保密

出门还要戴上墨镜

这样的战士当然并不怕死

他知道自己使命多么沉重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战斗力

非万不得已决不作无谓的牺牲

我只能在暗中为他祈祷

祝愿他长命百岁健笔如松

只可惜这样的勇士还嫌太少

无法阻挡日本列岛的右倾

看看那个靖国神社吧

战犯的亡灵多么威风

成群结队的旧军人顶礼膜拜

成千上万的盲从者也献上虔诚

怵目惊心的四月四日那天

神社前的歌台火药味真浓

艺伎踏着军歌的拍子跳舞

同时把纸折的飞机投向观众

好像时光倒流五十多年

神风敢死队又在宣誓出征
更有那扛着军旗的昔日将校
高喊着“满洲军团”、“台湾军团”上台发疯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看看报纸吧
一部叫做《尊严》的电影就要出笼
它公然为东条英机翻案
把战犯打扮成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
历史的铁案它当然翻不了
只不过暴露了狼子野心的狰狞
我看到《产经新闻》的大幅电影广告
报纸背后分明透出一股血腥

我，一个被杀掉吃掉的姑娘
一个百年不散的十七岁的中国魂
警告一切军国主义分子
你们休要一意孤行
当心老天大发雷霆之威
把你们淹没在国民的怒海之中

1998.5.12 东京

前 沿

——给在东京工作的儿子和儿媳

你们的龙影公司设在富士见
很好